

新星·鲁迅书系

周氏兄弟合译文集

红星佚史

止庵 主编



周氏兄弟合译文集

红星佚史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星佚史 / (英) 哈葛德, (英) 安度阑著; 鲁迅, 周作人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 1

ISBN 7 - 80148 - 995 - 0

I. 红... II. ①哈... ②安... ③鲁... ④周...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1597 号

红星佚史

[英] Rider Haggard Andrew Lang / 著
周作人 鲁迅 / 译

责任编辑: 耿红平

责任印制: 韦 規

装帧设计: SDD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邮 编: 100005

电 话: 010 - 65270477

传 真: 010 - 65270449

销售热线: 010 - 65512133

E - m a i l: newstar_publisher@163. com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北大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6. 125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一版 200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6. 8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总 序

一九零六年夏秋之际，周作人随鲁迅赴日本；一九二三年七月，二人失和。其间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他们更多呈现为一个整体，所谓“周氏兄弟”是也。彼此有多方面的合作，例如一起为《河南》杂志写稿；周作人协助鲁迅编辑《会稽郡故书杂集》和《古小说钩沉》——前者付印时，即署周作人之名；周作人所作《欧洲文学史》及《小河》等，亦经过鲁迅修改。然而其中荦荦大端，究属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收在这里的四种译作就是具体成绩，在周氏兄弟前期的文学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红星佚史》一九零七年十一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英国罗达哈葛德安度阑俱著，会稽周连译。后来周作人说：“我译《红星佚史》，因为一个著者是哈葛德，而其他一个又是安特路朗的缘故。当时看小说的影响，虽然梁任公的《新小说》是新出，也喜欢它的科学小说，但是却更佩服林琴南的古文所翻译的作品，其中也是优劣不一，可是如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和哈葛德的《鬼山狼侠传》，却是很有趣味，直到后来也没有忘

记。安特路朗本非小说家，乃是一个多才的散文作家，特别以他的神话学说和希腊文学著述著名，我便取他的这一点，因为《红星佚史》里所讲的正是古希腊的故事。这书原名为《世界欲》(The World's Desire)，因海伦佩有滴血的星石，所以易名为《红星佚史》。”(《知堂回想录·翻译小说上》)按 Rider Haggard (1856 ~ 1925) 通译赖德·哈格德，Andrew Lang (1844 ~ 1912) 通译安德鲁·兰。该书由周作人直接从英语翻译，一九零七年春完成。其中约二十首诗歌由他口译，鲁迅笔述。

《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于一九零九年三月出版，收小说七篇；第二册于同年七月出版，收小说九篇，周氏兄弟译于一九零八年至一九零九年间。就中鲁迅据德文转译三篇，余为周作人据英文翻译或转译(《灯台守》中诗歌亦由他口译，鲁迅笔述)。书在东京付梓，署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周树人发行，上海广昌隆绸庄寄售。序言、略例，皆出自鲁迅手笔。鲁迅曾说，当时他们“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总括一句，旨在标举“弱小民族文学”。以后周作人继续从事译介，一九一零年至一九一七年共完成二十一篇，一九二一年《域外小说集》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增订本时一并收入。增订本署周作人译，序言实为鲁迅所写。

《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一九二二年五月由上海商务印

书馆出版，署周作人译。其中鲁迅译九篇，周作人译十八篇，周建人译三篇。此前周作人已有翻译的短篇小说集《点滴》问世，《现代小说译丛》继乎其后，都体现了以白话文来介绍“弱小民族文学”的实绩。冠名“第一集”，似乎预告有个大的计划，如同当初《域外小说集》之打算“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然而续集未及开译，兄弟即告失和，这计划也就中断了。

《现代日本小说集》一九二三年六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周作人编译。其中鲁迅译十一篇，周作人译十九篇。这是与《现代小说译丛》相并行的译著，专门介绍日本现代文学，作家及篇目遴选则体现了周氏兄弟对于这一时期日本文学史的独特把握。据周作人说，“后来第二集不曾着手”（《佐藤女士的事》），乃与《现代小说译丛》以同样原因而中止。该书附录系周作人编理，芥川龙之介与菊池宽两则，部分袭用了鲁迅《〈鼻子〉译者附记》、《〈罗生门〉译者附记》和《〈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者附记》的字句。

以上各书，均已绝版多年。其中鲁迅所译部分，后编入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和一九五八年版《鲁迅译文集》；《现代日本小说集》中的周作人译作，亦曾收进《苦雨斋译丛》。现在按照原来完整样子重新印行，读者俾可体会周氏兄弟曾经有过的共同追求。绝大多数篇章迄今尚无替代译本，其中颇有堪称杰作者。《红星佚史》以商务印书馆一九一四年四月再版本为底本，《域外小说集》以群益书社一九二一年初版本为底本，《现代小

说译丛（第一集）》以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二年五月初版本为底本，《现代日本小说集》以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版本为底本。所作更动惟将竖排改为横排，繁体改为简体，以及对明显错字酌予订正。

止庵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原序

当吾书所叙此一时分中，其为状滋怪，殆如勃罗顿女士（Miss Braddon）评普罗多健那（Platagenete）时，所谓偶尔之遭，百怪悉集者。比者经勘费曼（Schliemann）沛屈称（Flinders Petrie）诸氏之发见，始知希腊亚佐亚人与刺美锡支朝之埃及，信久有交涉。此其说虽多见诸希腊传言，及今证以埃及密舍那（Mycenae）古垄中残物，英勒梵丁（Levantine）时遗瓮，乃益知非妄。即在鄂漠诗史，亦载阿迭修斯述亚佐亚侵袭埃及之事。虽云其言难信，顾初亦不尽出于诬。而以色列人颠沛流离，亦正当其候，旋复脱奴缚而去。虽索之埃及碑碣，未见遗志，而在当日土著中，当必有为非常之事者。今之所见，殆仅据希伯来古籍云然。若就埃及人或太古来佐亚人观之，更不知所见何若。亚佐亚与以色列子孙，所宗信绝异，则于此事，自更有所不同。曩雅伯思（Ebers）作《约书亚》（Joshua）曾采之，著为小说。在古时人生初曙，意想各得自繇，微妙迄于莫测。顾今日意想，乃亦恒与古希腊相同，是则甚奇尔。方是书著述半成，孚坦格娄（Furtwängler）之《神话字比》亦出其一，就中海伦篇黄鹄之女一节，述其新见，与希腊旧传，大致相符。

如欧思大迪斯（Eustathius）尝谓准当时口说，则巴黎斯之初蛊海伦，实被美纳罗之貌。方之中古纪述，优多（Uther）与亚忒（Arhur）之母伊格那（Ygerne）事，迹亦近同。至古代之袖斯（Deus）与恩斐德棱（Amphitryon）则其说已稔，可弗言矣。复次海伦所佩滴血之星，亦已见绥勒孚思（Servius）所著《威齐尔》（Virgil）注释中。此一节为摩克耳（Machail）氏见告者，第初不知在希腊古话中，此星信名星石（Star - Stone）也。至海伦之众声，则鄂谟之《阿迭绥》（Odyssey）中已言及之，故古人言，海伦之名又曰响（Echo），以是谓能易貌，如众生之初欢，非无因耳。昔瞿第（Goethe）作《战神华尔普迦祭之夕》（Walpurgis Naecht），纪其艳巫，亦具此德。若美理曼之咨议，则英国博物馆中，亦藏有其像，绘诸古窑之上。惟作者初乃未知，及此书镌后，始得见也。末次战斗，勒尸多列更蛮族，则指上古北欧之民，格兰斯顿（Gladstone）氏先见及此，谓《阿迭绥》中食人之众，居中夜朝阳之地，峡江之中。其说殆衍自北方游子之谈，沿灵岸而运琥珀者耳。至美理曼之道术，盖本埃及传说以立言，而招死人哈太色加游魂，则与千五百八十四年雷极那德斯各得（Reginald）氏所纂《巫术索隐》（Scot Discovery of witch-craft）相合。中云凭夜之静，以召魂魄，而咒亦致神妙。若以海伦为世界欲（World's desire）者，先有圣威克多氏保罗（Paul de St. Victor）与希蒙思（J. A. Symonds）二氏。至文中所言战斗负伤诸状，亦有所本。第使弗习希腊文章者视之，当必有以非希腊相稽者，然实则尽假诸鄂谟诗史者耳。罗达哈葛德共安度阑俱序。

序

罗达哈葛德、安度阑俱二氏，掇四千五百年前黄金海伦事，著为佚史，字曰《世界之欲》。尔时称人间尚具神性，天声神迹，往往遇之，故所述率幽闳荒唐，读之令生异感。顾事则初非始作，大半本诸鄂谟（Homer）。鄂谟者，古希腊诗人也，生四千年前，著二大诗史，一曰《伊利阿德》（Iliad），纪多罗战事。初有睚眦女神曰亚理思，以当沛留斯与提谛斯婚宴，不见招致，思修怨，因以一频婆果投会中，识其上曰“致最美者”。海罗、雅什妮、亚孚罗大谛三神女，随共争此果。神不能决，袖斯命就巴黎斯断之。巴黎斯者，多罗王普利安子，方居伊陀之山，视其羊群。三神女各许以酬，而巴黎斯终纳亚孚罗大谛之请，愿得美妇，二神女由是衔多罗。未几巴黎斯游希腊，王美纳罗厚款之，后曰海伦，绝美。亚孚罗大谛为种业恋于胸，见客美之，会王他出，巴黎斯掣后奔。王归，索之不听，遂大举伐多罗，海罗、雅什妮为之助，九年不下。后用伊色加健者阿迭修斯策，造大木马空其中，伏甲士百人，弃城外，复率舟师隐邻港中。多罗人意敌既去，启城出，见木马，乃拒洛公（Laocoön）之谏，舁之人城。入夜伏甲尽出，启城，舟师亦返，多罗遂下。希腊人

大掠，杀普利安于袖斯神座之下，美纳罗复取海伦，将之返国，遭飓流地中海，抵息普洛思、斐尼基、埃及诸地，已而至斯巴达，复为国王。后史氏欧黎辟提斯（Euripides）及思德息科罗（Stesichorus），则谓巴黎斯仅得海伦之形，真海伦盖已之埃及云。次曰《阿迭绥》（Odyssey），即记阿迭修斯自多罗归，途中涉险见异之事。而《红星佚史》一书，即设第三次浪游，述其终局者也。中谓健者浪游，终以见美之自相而止，而美之为相，复各随所意而现，无有定形。既遇，斯生眷爱，复以是见古恶，生业障，得死亡。眷爱业障死亡三事，实出于一本。判而不合，罪恶以生，而为合之期，则又在别一劫波，非人智所能计量。健者阿迭修斯之死，正天理应然，不足罪台勒戈奴之馈矣。台勒戈奴事，亦本鄂谟以后传言，非臆造也。中国近方以说部教道德为桀，举世靡然，斯书之翻，似无益于今日之群道。顾说部曼衍自诗，泰西诗多私制，主美，故能出自繇之意，舒其文心。而中国则以典章视诗，演至说部，亦立劝惩为臬极，文章与教训，漫无畛畦，画最隘之界，使勿驰其神智，否者或群逼拶之。所意不同，成果斯异。然世之现为文辞者，实不外学与文二事，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读泰西之书，当并函泰西之意，以古目观新制，适自蔽耳。他如书中所记埃及人之习俗礼仪，古希腊人之战争服饰，亦咸本古乘。其以色列男巫，盖即摩西亚伦，见于《旧约》，所呼神名，亦当时彼国人所崇信者，具见神话中。著者之一人阑俱氏，即以神话之学，名英国近世者也。丁未二月会稽周遑识。

目 录

1 原序

3 序

第一篇

3 第一章 寂寞之屿

9 第二章 示兆

14 第三章 息敦人被诛

21 第四章 血色海

26 第五章 皇后美理曼

30 第六章 叙美理曼往事

37 第七章 皇后见梦

42 第八章 三灵

第二篇

53 第一章 亚普拉之男巫

59 第二章 凶夜

66 第三章 青铜浴室

75 第四章 椒房

81 第五章 庑祠

88 第六章 阙宫门者

96 第七章 光中人影

102 第八章 赖耶神游

107 第九章 睡者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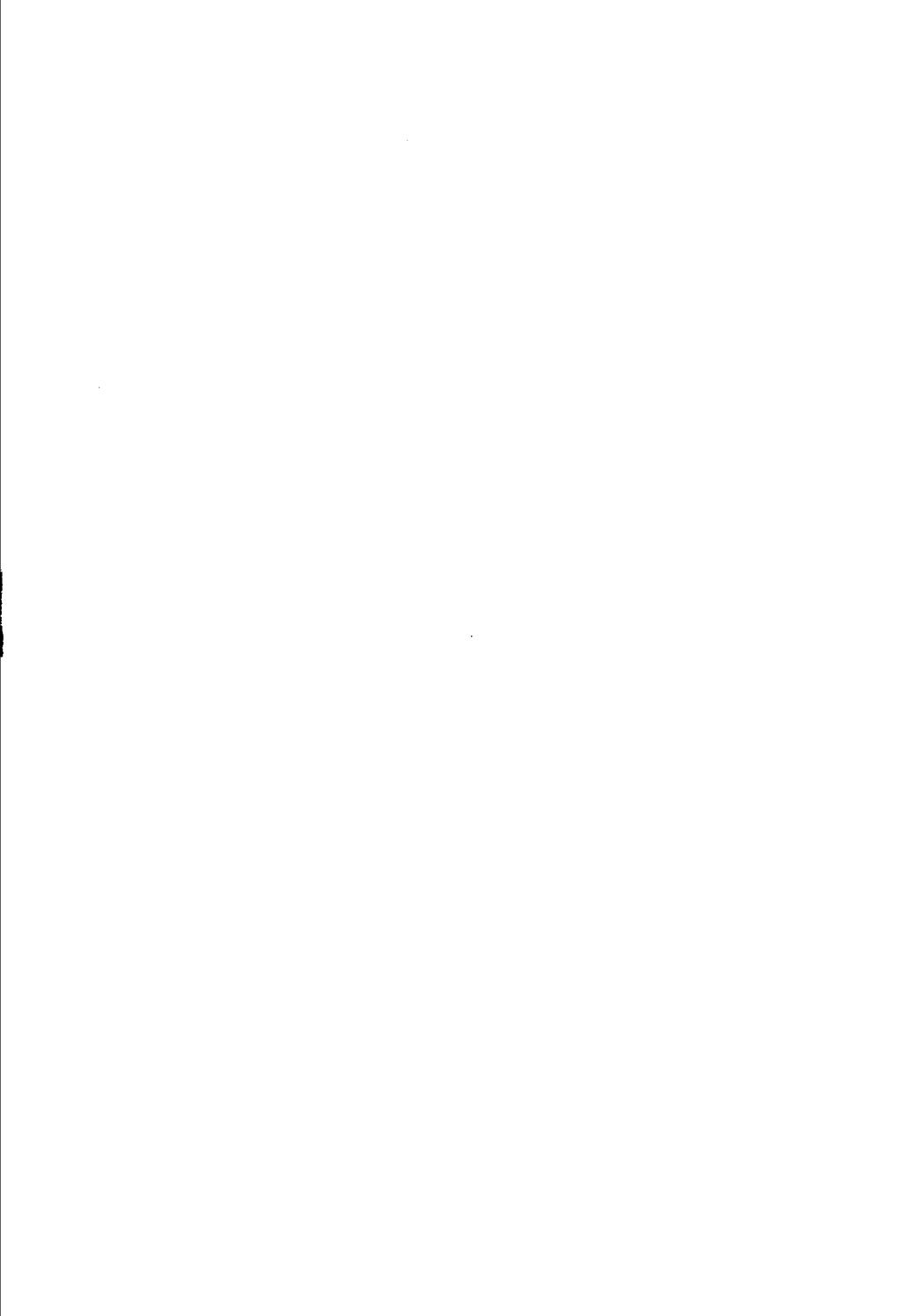
114 第十章 游子誓言

120 第十一章 游子觉

第三篇

- | | | |
|-----|-----|----------|
| 129 | 第一章 | 古离复仇 |
| 135 | 第二章 | 佛罗归 |
| 141 | 第三章 | 苦具 |
| 148 | 第四章 | 佛罗见梦 |
| 153 | 第五章 | 纪死人语 |
| 162 | 第六章 | 焚祠 |
| 167 | 第七章 | 阿迭修斯最后之战 |
| 174 | 第八章 | 以待阿迭修斯归也 |

第一篇



第一章 寂寞之屿

横江洋巨浸之间，居众山之下，群屿环绕中，潜来一巨船，自薄暮以达中夜，自中夜以至破晓不稍休止。船仅一檣，悬紫帆，颇广，上刺一金色之星，首尾翘然甚高，又下曲如鸟喙，船首染作绯色。船乘西风而行，又助以棹。舱面立一丈夫，在晨光熹微中，瞻望前路。其人体不甚修，而广胸丰膊，洸洸有武概，目色正碧，卷发下垂着耳际。戴赤色水夫之冠，被紫衣，胸次缀金针为扣。年事未老，而鬓边玄发，已与银缕相参，须髯亦星星皤白。其神思所注，随眸子而移，初在暗中，察岛侧礁标所扬之烽火，后乃凝望远山炊烟，顾历久不可得见，但有天宇莽苍，四山黯澹，颓然作灰败色已耳。既无烟火，亦无人语鸟声，景色岑寂，全岛默如入睡。未几舟行益近，而弥望寥廓，迄无生象。其人色骤变，无复愉容，以彼悬念家耗，既疑且虑，容色转老，益复憔悴。

其人伊谁，即勒兑之子阿迭修斯也，人或称之为乌力舍斯。方自第二次浪游，颓唐而归，故顾念其家，逾于常辈。其第一次浪游之事，已传人间。当多罗陷落后，如何而浮海者十年，又如

何而伪为乞人，潜归故里，仇人悉诛之，复得爱妻。此其事人罔弗知，而阿迭修斯亦因是不能安居其家，以罪见诅，当复漂流于外，必迨行至一地，见居人不知食盐，且未闻盐海之名者，乃得祭海若而返。阿迭修斯负诅去国，事乃竟成，预言皆践。凡阅若干奇迹，又以事连其友女神，皆散佚未经传述者。洎夫今兹，乃得返其故乡伊色加也。

阿迭修斯之来，凡历异地无数，如朝日之门，精魂之衢，与夫白岩梦国。初未为异，今至旧游海岸，乃觉朝日之门，尚无逾其寂，梦民之国，尚无逾其静，但有块然一岛，曝于朝阳之下。

此史述自古埃及高僧赖耶，盖据其目击，记勒兑之子阿迭修斯末次事迹者。今其事相去，时滋远矣。

夫巨叶，至于檣索相络。阿迭修斯不遑别舟人，亦不返顾，即抱树枝，一动荡间已至岸次。旋跪地上，以口亲土，取外衣覆其首，作颂祷词，祝家中爱妻稚子无恙。顾祷词乃无一语受戬于天，盖予夺之权，固秉在帝心，然欲填地下之缺恨，则其事亦正未可冀耳。

阿迭修斯起，引目四顾。身外寥廓，故舟逝矣，而海上更无帆影，岛中百凡沉默，亦无野鸟乱鸣，作迎人之声。时朝暾初上，意人且未醒，遂奋然向小山行，经苍莽之乱林，过石桥。既登山，思先造其仆牧人之庐，一询家耗。自山崖下瞰，见其屋俨然仍在，顾豕栅已破，茅屋檐中已无炊烟。逮近就之，亦不闻犬声之吠生客，道路庐舍，茂草蔓生，境至清寂。即耳至聪者，亦不能得一足音。牧人庐扉大辟，而其中洞黑无物，但有蜘蛛作网